

流水

春日去昌江，途经南尧河。阳光下，流水幽幽剔透。到底是南方，绿叶异常苍绿。椰林之绿，檀树之绿，芭蕉之绿，灌木之绿，芦苇之绿，稻田之绿，龙舌兰之绿，散尾葵之绿，触目皆绿。偶尔绿里一片红，是木棉花。木棉树高高大大，红花挂满一树，有些已经谢了，略见颓然；有些妍妍开得正好，在绿中躲躲闪闪。可能是花冠大，那躲闪也不羞怯，坦坦荡荡。

木棉花红得正艳，不是风情的艳，艳丽中有朴素有正大。木棉花独独开来最好，美在寂然，有百年孤独况味。红得寂然，人才生出怜悯心。

见过一大片山场暮然盛开的木棉花，热闹惊心，动人心魄。风吹过，有狐鬼气。想起《源氏物语》里，高高的红叶林荫下，四十名乐人绕成圆阵。嘹亮的笛声响彻云霄，美不可言。和着松风之声，宛如深山中狂飙的咆哮。红叶缤纷，随风飞舞。恍恍惚惚，记忆中红叶幻化成了木棉花之红。

泡桐也开花了，紫色的花朵朵高高在树顶，风一吹，如流云在河堤上飘荡。车摇晃着前行，层层叠叠的绿，风一吹，新绿老绿嫩绿苍绿浅绿深绿叠在一起。干净碧青的草一拨拨在眼前涌动，山风清凉，大树挺立壮美。春日阳光穿过，深邃静谧。人淹没在春绿中，化入深山。

通体翠绿的山，流水逶迤而来，白亮亮自山头到谷底，冰洁如月光一样流下，引得人停车伫步。远山的树，河岸的草，山野的风，田园的茶，一切的一切，刹那寂静，如同溪滩边的石头，静默无有言语。岸边那些不知名的野草潮湿漉漉的，茎是湿的，叶是湿的，在流水的汨动下，瑟缩摇摆。花是流水今世，叶有明月前身。流水里也有叶的梦，春梦夏梦秋梦，还有寒夜里的冷梦。

大概是当年孔子站在河边感慨过时间的缘故，每每看见河流，总有些莫名的思绪，是眼前真切的一湾水，又是心头缥缈的存在。

南尧河岸边有黎族旧人石洞，当地人称为皇帝洞。背靠石洞，仿佛看见曾经走过的先民岁月。或许是洞外河流的缘故，依稀还能听见河水淌过的声音，奔腾，潺湲，惊涛骇浪，静水深流。

站在洞口，看着南尧河。水流在河里，觉得柔软，掬一把入手，水顺指缝淅淅沥沥淋下来，柔软中又多了轻嫩，掌心清凉，手背清凉。这是条离我日常遥远的河流，遥远得一无所知。即便走近了，也俨然是另一个异域，疏旷地横卧在昌江腹地。

河流上空深邃的蓝色，几个农人在皇帝洞贩卖一些零散的饮食。没有鸟鸣，风声也没有，一切是静的。南尧河景色别致，虽地处南国，初春节令里，那些草木并没有呈现出欣欣之态，有些近似岭南画派的风味，石头像浓墨泼就，在茂密的森林里奇形怪状，悬如削瓜，颜色不一。

清亮、冷漠、空荡，继续着自然之力的南尧河，从皇帝洞边流过，没有片刻犹豫，头也不回，向着遥远的海洋驶去。

眼前一脉河，是纯粹的水源，是纯粹的通道，看着岁月山河日出日落花开花谢，忍不住感慨，到底停住了。这一声声感慨穿不过天地之悠悠，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人就向洞里走去了。

巨大的洞穴，是六千多年前先民的居所。石刀、石斧、石铤，还有陶樽、瓮、罐和青铜器残片。陶樽里早就没有了先民的酒水，从前的手泽还在，从前的气息也还在。渐渐深入洞内，有些呆住了。石洞真大，大到人极大，大到可以容纳万人，大到给一代代先民遮风挡雨。石洞尽管简陋，却巍峨有王者气象，到底是皇帝洞。周围都是坚硬的石头，想想当年一代代人在这个洞穴里生老病死。当年的人看不见今天的我们，我们也看不见当年的他们，只有这洞一动不动，几千年的时间也搬不走半步。

在洞里逛了一圈，清凉、干燥，哪里是族领的居地，哪里又是小民的居地？总觉得有一个中年男子，拄着树根，长发，身着兽皮，被一众面目黧黑树叶遮体的人簇拥着，割肉，饮水，喝酒。下雨的日子，那人偶尔悄悄走到洞口或站或坐地看着眼前，他会看见什么呢？看着山和渐渐涨满了河道的水。六千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人早已灰飞烟灭，他看过的山河无恙。或许那时候的人不像后世那么关怀得失，关怀生死。他们嚣张跋扈，比所有的兽更强大，在山林里飞土逐穴，他们紧紧盯着前方那仓皇夺路的兽。我不清楚，会不会有受伤受伤的野兽一头栽向河道，被流水带走了呢。

南尧河并不长，无端地，我觉得河道极其绵长，沉潜在中华大地南端，沉睡在天苍苍、水泱泱、木欣欣、花妍妍的寂静中。河水不知道几亿万年，如春潮涌动，清澈滋润大地。

故家多河道，流水杳然。下雨天，对门流下白亮的山水。田畈溪流不绝，两岸风物映在水里。绿色的水，蓝色的天，青翠的树影竹影交融一起。水中游鱼很少，常见麻虾。麻虾不好动，如墨团凝在水底。人伸手想捉，指头刚到河面，虾子才触电般闪开。

夏天，河里热闹些。浣衣农妇提着篮子刚回家，三五个孩子又来了，卷起裤脚捞虾子，用玻璃罐装着。偶尔还能捞到泥鳅，粗且长，腮边几根灰须，长而细，随身子摆动。有人穿了布鞋，不好下河，岸边目光灼灼地看着。到了晚上，小河越发好看。星星一颗颗一跳一跳地冒出来，漫天冷冷粼粼。月亮钻出山嘴，斜斜挂在天上，像大家闺秀款步从容走出月亮门。

山有俊丑险奇恶，水一律斯文漂亮，穷乡僻壤的水与闹市喧嚣的水一样有静气。江南小桥流水载动乌篷船漂过浮萍飘来渔歌声，皖南秧田流水蛙鸣不绝。秦淮河的流水，脂肪气息消退了，好在喧嚣里还残存了几丝古意。黄土高原的流水，性灵依旧，映照着蓝天，还有光秃秃又瘦又干的山。皖南的流水，打湿了山中的鸟啼，打湿了行人的衣摆。

人在水边待得久了，思想也是湿润的，梦里亦水汽弥漫。在江南，曲折走过迷官式的长巷短巷，走过小桥流水，走入霏雾也想入非非。

闲散时候，去看流水。水流在那里，如同时间，任你看或者不看。河道一脉轮回的流水，生命的过程一览无余。坐在流水旁，人有易碎感，像沾满露水的花不断飘下来，地面残红一片。时间如水，生命如水，孔子站在水边才感慨逝者如斯夫。滑入低谷的流水，不像西下的太阳，明日清晨还会从山间冉冉出头。

中国诗文，常常有水气，杏花春雨是水，过尽千帆是水，泉眼无声是水，洪波涌起是水，更有一江春水，桃花流水。承天寺内庭下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还有竹柏之影。那是最浅的水，不能流动的水，中有闲情。

积水有闲情，流水隐隐是仙气。苏轼泛舟赤壁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月亮自东山升起，徘徊东南星辰之间。白茫茫的雾气横贯江面，水光连接天际，小船如一片芦叶浮越流水。人有冯虚御风，遗世独立，羽化登仙之感。

水是万物之源。水有灵气有静气，水为财，聚水则生财。远古部落旁水声潺潺，一代代人近水而居，洗了多少尘世浮躁，独得一片清凉一片清静。

在流水旁，踏着树影，踩着石阶，山高树大，水落石出。遮天蔽日的树枝、青藤、老树，还有金银花、石蒜、车前子，像炼丹的草药。山、石头、流水，又像入定的所在。哗哗的水响与呼呼的山风交织一起。偶尔漂来几片残叶，零落成宋词的婉约。人在流水边，阳光在头顶闪烁摇曳。心底也隐隐生出乘风归去的仙气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◆人间小景

拟剧理论

阿占

十年前刚有微信那会儿，一个朋友这样跟我普及它的好处：都是熟人，安全；不像微博，陌生人难辨真伪。十年后，还是这位朋友，经常跟我吐槽“朋友圈”是个天然剧场，文字、图片、表情、点赞皆为符号，人们分饰演员和观众——又因演技过于浮夸、角色陷入癫狂，这个剧场日新成了失控的精神病场。

我听后哈哈大笑。亲爱的，要不要给你重温一下社会学研究领域泰斗、戈夫曼的“拟剧理论”？戈夫曼认为，日常生活就像剧场，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，只要站到前台，就会戴上假面具，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符号美化自己，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；与前台对应的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，只有在这里演员才能卸妆，或者表演些前台不适宜展现的戏码。演员们还需要给彼此反馈，以融入共同的社交场景，有时他们

组成剧班，相互配戏；有时又互为观众，进行互动——演员和观众，是一场完美表演的必备要素。

1959年，“拟剧理论”甫一提出，就招致了批评，因为一旦承认其现实存在意义，就戳伤无数玻璃心。不过，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，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注脚。他的“拟剧理论”呈现了人际交往的虚伪又现实之处，打击面之广、杀伤力之强，同样让人难以接受。

除了脸谱化，微信“朋友圈”另一处诟病是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。企业和员工向朋友圈转发企业广告或宣传副本时的立场，难以融通。强迫是毫无用处的。一旦员工设置为“只有一些人能看到”，它将成为“皇帝的新衣”的展示。聪明的企业知道如何控制频率，不会频繁要求员工转发朋友圈，并尽量

◆信笔扬尘

时光里的一滴墨水

徐玉尚

我踩着预备铃声跑进了教室。寒气悠悠地从窗缝和门框间隙往我们桌腿下钻，教室里已稀里哗啦响成一片。

同学们纷纷打开钢笔盒。有的拿着钢笔歪着头和同桌说话，有的低着头不停地翻着书包，也有左顾右盼心神不安。一个学期的成绩，就在今天这两张试卷上了。再过几天，拿了成绩单，寒假正式开始。

打开铅笔盒的刹那，我惊起一身冷汗，昨天晚上抄生字之后忘记灌墨水。早上起床迟了，扒了两口稀饭就

往学校跑。我慌忙拿出空本子，钢笔仅划出两个字便开始罢工。纸面凹凸不平的划痕，仿佛咧着一张张嘲笑的脸。拧开笔盖，蓄墨的塑料软管，比同桌的白围巾还干净。怎么办？院子对面的办公室门口，抱着一叠试卷的乔老师已跨出了一只脚。回家取是不可能的了，赶紧厚着脸皮向同桌求助。

同桌是位腼腆的女孩，学习成绩一般，素日没少被我欺侮。当我说借点墨水时，她呆呆地看了我几秒，似在分辨这个学习积极分子说的是真



◆山河故人

奶奶的冬藏

钱永广

假日回老家，见邻居老奶奶家院子里，晒了一大片萝卜干。远远望去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萝卜干不时沁出一阵阵清香，让人顿感口舌生津。

在农家，每年入冬后，许多人家纷纷把萝卜洗净，切成长条状，在缸里腌制一下，再拿到外面太阳底下风晒，一缸萝卜干，全家人能吃上一个冬天。奶奶在世时，她就特别喜欢腌制萝卜干，那时我还小，我问奶奶，为什么要腌制那么多萝卜干，奶奶说：“冬天到了，万物开始萧条，菜地里也没什么菜了，只有在入冬时，多腌制一些萝卜干，到寒冬腊月才不至于一日三餐吃饭时闹荒。”

那时，家里特别贫穷，但再穷，除了萝卜干，奶奶总要为全家在冬天吃什么做一些储备。奶奶是一个典型的“冬藏家”，因为在奶奶看来，做好冬藏，是关乎着一家人吃饭的大事。

奶奶冬藏最多的，当是山芋。山芋皮特细，到了冬天，最怕受冻，如果收藏不好，到了冬天，肉质就会腐坏。家里厨房灶台下，是最暖和的地

方，奶奶会挖一个地窖，里面铺上细碎的草料，然后再把山芋埋入草料里，上面用稻草盖好。这样收藏的山芋，到了冬天，任天气怎样寒冷，山芋始终完好无损，即使在寒冬腊月，全家人也能吃上新鲜山芋。

在奶奶冬藏的菜肴中，我最爱吃的，当是豇豆干和扁豆干。豇豆和扁豆，是农家秋天最普遍的菜肴。在我家屋后，有一块菜地，每年秋天，奶奶就会提着铁锹去点豆子，豇豆和扁豆很快开花、结果，奶奶就会提着篮子去采摘。回家后，奶奶将豇豆和扁豆放进铁锅里，用开水烫一下，再从锅里捞出，用冷水浸泡一会，再从水中捞起放入院中晒干，这时，做好的豇豆干和扁豆干，就可以用塑料袋扎紧收藏了。

做豇豆干和扁豆干这道菜，没有油是不行的。那时，每年春天，母亲总要从集镇上买回一头乳猪饲养。等到立冬猪肥，父亲就会请来屠夫，把猪宰杀后腌入大缸。奶奶是一个腌肉好手，在我家门口，只要有太阳，

在不干扰员工私人的休息时间。其中的原则就是：若转发内容有利于开展工作，或者为公司形象加分，那就有转发的义务；若转发的内容陷入形式化，何必呢？

因为长辈、领导、同学、同事的角色，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，发表状态时忽然有了莫名的负担，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而带来了误解。几年前，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。李女士因家事困扰，写了一段“扪心自问，自认坚强，不知还能坚持多久，泪流满面，无愧良心和天地，此时窗外雷声不断，老天为我在流泪，人在做，天在看”发在朋友圈，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：“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，不做也罢”“你把我置于何地，周扒皮？刽子手？这是公众平台，请所有员工自律！”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，但还是被动离职。

这并非个案。犹记得人大历史系硕士新生郝某曾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“庸才”，这令他的导师“极为震怒，怒斥狂徒”，出于“学界的规矩与尊严”，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。“言多必失”的中国式关系学，在看似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朋友圈，依然灵验。

话还是假话。我捏着钢笔的前半端，把干瘪的塑料软管晃到她眼前时，她才开始拧自己的钢笔。我一手捏在笔尖后面，一手捏着塑料软管，准备接受她的救援。

她只轻轻捏了一下软管就收了回去，理由是只有一支钢笔，要考两场试。我眼巴巴地看着，那一滴墨水只在笔尖稍稍停顿了一下就消失不见了，仿佛一滴雨水落进干旱许久的沙漠，塑料软管也仅仅露出一丝黑墨。

“我挤一滴给你！”临近几位同学捏着笔管凑了过来。你一滴，我一滴，在老师进门前的几秒，我终于凑够了半管墨水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，考试自然也很顺利。

时隔多年，村小的印象越来越模糊。当年那一滴滴墨水，如同一枚枚冰窗花，在每个寒冬都清晰地印在我的窗台。

煮雪问茶味

仇士鹏

冬日的仪式感，在饮茶。

《茶经》中记载有一系列的茶器，煎煮的有风炉、炭笼、火铫和铫等，焙碾的有风、纸囊和碾，贮盛的有瓢、水方和熟盂等，洁茶的有漉水囊、涤方和滓方……难怪古人煮茶总能煮出安闲恬静的心境，这一系列繁琐、谨慎、端庄的流程下来，窗外，积雪已然过膝。

巧的是，煮冬茶，雪水为佳。《红楼梦》四十一回中，妙玉为贾母等人煮茶，用的是旧年腌的雨水，为宝黛钗煮茶用的则是经年的雪水。“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腌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，如何吃得。”雪自天上来，不染尘垢，茶从大地生，内蕴清气。或许，也只有雪的轻盈与明亮，才能唤醒茶的高昂与清冽，一口冬茶半寸雪，浑然不似在人间。

爱好风雅的文人，自然也不肯错过煮雪茶。“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大雪始晴，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，使美人歌以饮。”苏轼的这场美梦，美得让他都失去了诗人的自觉，明明写下了回文诗，醒来后只能想起一句“乱点余花唾碧衫”，剩下的呢，不是在美人的歌声里咽作水云，就是在龙团茶的余韵中凝成一口咏叹，对着窗子吐出一个干净爽朗的晴天。陆龟蒙更挑剔，“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”，取来松针上的雪，等它煮沸后再放入茶末，不管口中是否会多出一抹松柏的韧劲，心中已是平添几多遗世独立的诗情野趣。所以陆游说：“建溪官茶天下绝，香味欲全须小雪。”有了纷飞的雪，饮茶之乐才得以圆满。

想来，冬日饮茶，饮的就是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平静。岁已暮，人已倦，不再想与世界争奇颜色，开始喜欢空旷，开始喜欢留白。把那些轰轰烈烈的纪念都煮出琥珀色，把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都吹成茶沫，此刻，只要与风霜雨雪比邻而居的平静，只要从拥挤的生活中端起一盏茶杯的从容。万物不再挂于心，一个人就是一方天地，涵养一方不必言说的精神，远离繁华，亲近落寞，“一毫无复关心事，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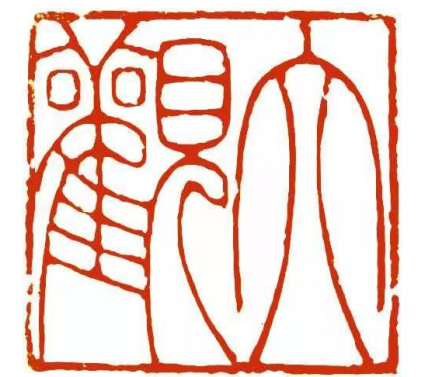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，有人把一年中茶园最后一次的收成叫作冬茶。相比于春茶的鲜爽、夏茶的苦涩、秋茶的清淡，冬茶的香气会更加馥郁——为了应对寒冷，茶会将大分子糖类物质水解为小分子糖来提高细胞液的浓度，降低凝固点，防止冻害加身。而此时昼夜温差加大，新芽生长转慢，所含水分减少，让茶积累了不少芳香物质，因此成就了冬茶“香高水甜”的名声。这多符合冬日饮茶的心境！消化这一年中的风霜雨雪，把岁月沉淀的苦涩一点点酝酿成世事洞明的清香，纵使身体不曾超脱，灵魂已然透彻。

我有一好友，常年朝八晚十，但每逢冬天，总会挑个日子，在家中煮茶，像倾听雨声般陶醉在茶水的沸声里。“其沸，如鱼目，微有声，为一沸；缘边如涌泉连珠，为二沸；腾波鼓浪，为三沸。已上水老，不可食也。”明明是在煮茶，却像茶在煮着他的耳朵。从玻璃壶中倒出茶汤，趁着微微的热气，把茶香含在口中。拉上素白的窗帘，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或是摆弄盆栽，或是拨弄乐器，或是逗弄猫猫，让阳光在窗台上安静地摇曳一个午后。

他的身上，没有半分古人形，却有七分古人性。

我曾想过，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，回到老家，去林子里寻来未曾落地的积雪，比如花瓣上的，或是竹叶间的。用勺子舀最中间的一小块，装满一大碗，带回家，放入锅中，用柴火煮沸以烹茶。小小的土屋里，每一条缝隙都将填满清雅的茶香，心中的幸福就像雪地上映映的微小，无论是落在童年、青年还是中年、老年，都会让那段岁月焕发出光芒。

“却喜侍儿知试茗，扫将新雪及时烹。”抬头望，不知故园是否已经下雪？窗外，风一天比一天凛冽，杯上，雾气始终袅袅，闲庭中，一只白鹤正优雅地踱过松影。



画里乡村

李昊天 摄